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刘登翰

钟 情



183
160

刘登翰

钟 情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10018843

钟 情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（第二辑）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5印张 2插页 85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

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740

书号：10173·639 定价：0.50元

目

录

钟 情	• 1 •
祖国！祖国……	• 24 •
海 恋	• 46 •
你好，挂墩	• 68 •
信念	• 91 •
不解之缘	• 118 •
歌声和爱情的节日	• 130 •
沾满油香的记忆	• 142 •
你记得那第一声汽笛	• 165 •
后 记	

钟 情

琴声是这座小岛的骄傲。

有人做过统计，就密度来讲，鼓浪屿的钢琴，居全国第一。在落日的黄昏，在宁静的月夜，弯曲的柏油小路深处，从花木掩映的小楼里，伴着一阵浓郁的花香，会突然飘出一缕琴声。或者是贝多芬的命运之神，或者是肖邦的祖国之恋。不知是那沾着浓郁花香的旋律，还是弥漫着悠扬琴韵的芬芳，使你如痴如醉。其实，在鼓浪屿，琴声与花香，是一对孪生姐妹，都是这座海上花园的光荣。有人统计过钢琴，可是有谁知道，鼓浪屿究竟有多少种花，热带的，亚热带的，温带的，在无论冬晨或者夏夜，到处芳香漫溢？

有，去问问李芳洲。

对于久居鼓浪屿的他，琴声和花香，都渗

透在他的生命里。他爱人是一位音乐教师，弹一手好钢琴，几个儿女都秉承了父母的天赋。他自己则是个植物工作者，鼓浪屿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场的副场长，大半生都和这激情洋溢、花果硕大的亚热带植物打交道。他的家就座落在鼓浪屿两座著名的花园之间，依山面海，每日里琴声和花香交相飘漫。

然而，也有琴声索然、花香暗哑的时候。

不过，如期归来的春天，又把琴声和花香归还给了每一个钟情于生活和祖国的人了。你听，他那索寞多年的窗口，繁花初绽，悠悠飘来的一缕琴声，如歌如诉，在讲说些什么呀？

一

贝多芬的《悲怆奏鸣曲》，沉郁而激愤的旋律。是谁在弹奏？自己的小女儿吗？

李芳洲靠在那由二楼阳台改建的写字间的藤椅上，沉缅在琴声所叙述的意境里。

案头一封香港来信。邮递员刚送来的，稔熟的笔迹，撕开，落出一张只有三指宽的窄窄的便笺，抖颤的笔划写着短短的几行字：

我将负病往厦门会晤故旧。否，老命难免不久于人世。……

他的心紧缩起来。看看信末，是老人一丝不苟的亲笔签名：刘毓奇。就在去年底，他接过这位爱国的华侨老人的另一封信。那时候他大病刚发，已经半身偏瘫。信是老人口述由别人代笔的，语气一派怆然，叙述他经过这场意外的劫难，心已破碎；如今漂泊海外，又身染重疴，看来归国无期，只好抛尸异域了……没料到只半年时间，老人大病初愈，便毅然决定以七十四岁高龄踏上风波归程，来看望他曾经为之抛家别妻而尽心尽力的乡土故人了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李芳洲去看望在女儿、女婿和医生看护下，搭乘鼓浪屿号由香港归来的刘毓奇老人。刚走进华侨大厦那装饰华丽的大门，就被原来是他引种场的工人，如今在这里当了花匠的一位熟人叫住，悄悄把他拉到一旁，说：

“你来得正好。刚才毓奇伯还问起你呢！”

“哦，都说什么？”

“他把我叫到一边，看看周围没人了，才悄悄问我：那个引种场还在吗？我告诉他：已经恢复一年多了，你要回去看看吗？他又问：芳洲兄还在场里吧？我说：在，现在还是副场长。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李芳洲不知怎么感到鼻子一阵

发酸，眼泪忍不住要滚落下来。老人的心哪，依然紧紧贴在引种场上。他理解，老人不敢先在众人面前问起引种场，是害怕经受不住突来的失望……

现在，曾经为这个引种场的建设付出许多心血的刘毓奇老人，决定渡过海来看看这片他寄予深切厚望的园林。这也许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眼了。李芳洲预先回到场里。他沿着蜿蜒的柏油小路，登上了这繁花密枝层层掩映的小小山头，俯望脚下深蓝浅紫依次展开的一片绿色的波涛，心头百感交集。他将给老人看些什么呢？这片凝聚了无数海外赤子深情的土地，这无数未被风雨击溃，又在新阳光爱抚下艰难复苏的绿色的生命……

什么时候悲怆的旋律突然涌进一个欢乐而昂扬的乐句？啊，他想起来了——

二

那是一个多么火热的年月！

一九五八年。街头不断涌过的报喜锣鼓冲开了周才喜紧闭的门窗。这个二十出头的印尼侨生，正被疾病困在家里。他离开了大学的阶梯教室，离开了心爱的生物学讲义，离开了他

和老师、同学一起搞起来的亚热带植物标本园，病休在家里。但是，大跃进的锣鼓，又把他的心从休学的困顿中带走了，带到那沸腾的生活激流里。

他每天跑侨联，跑科委，跑园林管理处，提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倡议：利用厦门广泛的海外联系，办一个专门引进亚热带植物的试验场！

一九五八年，这本来就是一个理想和幻想错综交织的年代。周才喜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倡议，在他实干家的努力与奔走下，却奇迹般地实现了。在费了无数口舌、也碰了无数钉子之后，终于获得了厦门市侨联的大力支持。一位热心的爱国归侨、厦门市侨联副主席汪万新先生，最先被这个生物系二年级休学生的热诚所感动，他主动拿出自己四千元积蓄，以厦门侨联的名义，支持周才喜筹办这个试验场。

一九五九年春节刚过，鼓浪屿鹿礁山下，一块两亩左右的菜园子里，一间土坯垒成的小屋，喜洋洋围聚了六名归侨青年。热气腾腾的议论之后，就在汪万新的率领下，拔走了那些残剩的越冬菜蔬，犁开第一道垅沟，播下了周才喜从一些归侨手中要来的亚热带植物的种子。此时，大地尚春寒料峭，当人们还在翘望

第一阵春风吹开满园桃李时，这一朵异香飘漫的南国新卉，最先报春了。

开始创业的日子是艰难的。除了两户合并进来的菜农，他们六人不得不暂时都不领工资。但大家依然干得乐洋洋的。每天，从试验场新打的短墙飞出去的，不仅有使过往行人照眼美目的南国花果的奇异馨香，还有让人听来心头热乎乎的欢歌笑语。

那时候，每年都有许多华侨回国。周才喜充分发挥了他的“外交”才能。他给自己在海外的亲友写信，动员场内外的侨生写信，亲友再转致亲友，告诉他们，在祖国的东南办起了一座这样的试验场，祖国的土地在等待着浸满他们爱国感情的种子。这样，打开了广泛的引种通道。满怀爱国热忱的华侨，在他们踏上归程的时候，大箱小包里，总要捎上一点他乡异土的苗木种子。象他们离乡背井时，总要在胸口携上一包乡井土一样，他们归来，也要给祖国广袤的土地，增添一点侨居异域的纪念。

不到两年，这仅只两亩土地的试验场，花木簇拥，已经容纳不下海外游子归来的一份份深情了。

一九六一年，当李芳洲调来筹办一个以国际引种为主要任务的亚热带植物引种场，把这

个小小的试验场划归属下时，他从周才喜手中接过的就是这样一份宝贵的财富。他们不是如国内其他引种单位那样依赖国家的投资，通过外交关系进行引种，而主要是依靠广泛的华侨关系和他们的爱国热忱，开拓一条新的引种途径的。一九六二年，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来引种场视察时，高度评价了他们这种创举。

现在，当人们回忆试验场最初这段创业史时，都对周才喜充满了怀恋之情。一九七四年，周才喜再度出国了。十六岁就随才喜一道从印尼回国、也是试验场六名创业者之一的他的爱人林菊花，临走之前拉着她的挚友、现在还在引种场的另一位最初的创业者苏淑仁的手，垂着泪说：“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从没想过有一天还要再离开祖国。但是我害怕呀！我们的走是迫不得已的。希望有一天能再回来……”

他们是垂着泪一步一回头跨过罗湖桥的。祖国啊，原谅你的儿子吧！他们胸中对母亲钟爱的火焰没有熄灭，也不会熄灭。如今，俨然已是一位涵养有素的大姐了的苏淑仁告诉我：凭我们二十年的相处，我了解他。才喜的心是不会死的。现在，他们夫妻住在九龙，靠养肉鸽和种蘑菇为生，很怀念试验场的那些日子。不久前还给侨联寄来他们培育的速生型肉鸽的

新品种，希望祖国推广。他们的心还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。

载着亲人深情的鸽子，已经在祖国温馨的春风中飞翔了；什么时候，那满含伤心离泪的去国者，也和鸽子一样归来呢？

三

李芳洲把心血和年华交付给祖国亚热带植物引种事业，是在六十年代初期；他和刘毓奇的深交，也在这个时候。

其时李芳洲四十多岁，正值盛年。一九四二年他从协和大学园艺系毕业，一直没能从事自己心爱的专业。他教过书，从过商，那都是一些混饭碗的差使。祖国解放，他正在香港。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使他振奋不已，又勾起多年旧梦。当即，他不顾亲友劝阻，匆匆踏上了归程。党和政府按他的所长安排他在厦门市园林管理处工作，爱人也在中学任教。自此他的工作里才真正有了花香和琴声。他感激党的知遇之恩，渴望所学能于国计民生有更直接的贡献。一九六一年，组织上满足了他这种愿望。

这一年，人们不得不吞食三年前那场盲目跃进所结下的苦果。尽管这样，党对新兴的引

种事业却倾注了极大的关怀，从鼓浪屿英雄山下拨出了两百亩土地作为办场的生产、实验基地。二百亩，这对于鼓浪屿这座寸土如金的海上花园，是需要多大的远见和魄力！难怪有人开玩笑地对李芳洲说：你是鼓浪屿最大的一名“地主”啊！

创业难，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创业，尤难。

一天，他接待了一位来访的新加坡华侨，沿着栽满这半壁山坡的亚热带经济林木、粮作物、香辛植物、糖料植物、饮料植物和果树，一方方看去。这位客人五十开外，西装革履，是位对亚热带植物十分熟悉的行家。当他们来到一片油嫩疏松的苗圃前，见几个工人正宝贝似地把手中几粒油棕种籽埋进土里。客人好奇地打问。李芳洲告诉他：国家食油紧缺，他们想引进一些木本油料，解决人民的急需。

“怎么就只种这么几颗？”

“难弄哪！一粒种子花二十美分的外汇，人家还不肯卖。你瞧，好不容易才从海南岛那儿匀来几颗。”

客人一听，沉吟良久，才说：“这个，让我来想想办法吧！”

几个月以后，他又来到引种场，兴冲冲找到李芳洲，交给他一张取货单：两千斤油棕种

子。

两千斤，整整一吨！如果以粒算，那将是多少个亿？从马来亚辗转几乎经香港运回来。在祖国有难，在一些国家对我们搞禁运，千方百计在引种上卡我们、榨我们的时候，依靠自己的资金和努力，把珍贵的两千斤种子捧到祖国母亲面前，这是一份多大的情意啊！

“侠肠义胆！”李芳洲忆及这段往事时，忍不住这样赞叹道。

这位新加坡归侨便是刘毓奇先生。

他们就这样结成深交。一九六三年，刘毓奇把留居在新加坡的妻女也接回国，一门心思扑在祖国的引种事业上。他几经出国，利用他在海外的财力和影响，从东南亚、日本到美洲、澳洲，募资捐款，团结华侨，为祖国的引种事业作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贡献。如今已在我国南方普遍繁殖推广了的三叶橡胶、黑荆、肯塔基州兰草等，无不凝聚着他的深情。

十年动乱初期，有人对刘毓奇在困难时期归国的动机百思不得其解，并由此想当然地推导出种种罪嫌：想想看吧，这个在新加坡有着偌大家业的华侨巨子，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，偏赶在国家缺吃少穿的年月孑然一身归来，不是别有意图是什么？……然而人世间的这事就这

样复杂，岂只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所能解释。刘毓奇不能忘记：一九五四年，他作为星马华侨归国参观团的一员来到北京，在一个深夜里听到周总理那一席泱泱大度的侃侃之谈，在他生命里所引起的变化。那是一粒火星，把他心中几十年积郁的乡情国思全都点燃起来了。是的，他在新加坡有事业，有家产，但是，他是炎黄子孙；他应该有自己生根的土地，他不能老在别人的天空开花。叶落归根，他总是该回来的呀，盼了几代人，才盼到这样一个崭新的国家。他把这视为是自己这一代的幸运。几度申请，恰是在这个国家困难的年月里批准。走不走呢？有人劝阻，有人警告，那时中新关系尚颇紧张。他知道，一旦离开，便不许再回来了。但他义无反顾。他想，或许正因为国家有难，才更用得着自己，这不又是一种幸运？！那些动辄以“卖国”整人的“左派”们，你们知道爱国为何物吗？

怀有这样一颗赤子之心的何止刘毓奇一人！在引种场创建的最初几年，在他们引进的每一种植物里，哪一颗种子、哪一株苗木背后，没有一串感人至深的故事。引种场有一册厚厚的本子，记载着每一种植物捐赠引进人的名字，它遍及几大洲数百个引种点。可惜在十

年动乱中被当作“座山雕”的一份“联络图”给烧掉了。但是，祖国海外赤子的这份深情的历史能烧毁吗？

也是困难的年月，一位风尘仆仆的华侨找到了引种场。他衣饰典雅，肩头却极不相称地扛着一个大蒲包。一进门就急急要找负责人。李芳洲把他请进会客室，询问再三，才将肩头的蒲包放下，解开，呵，是满满一蒲包的蕉种。一串一串，形如牛角的煮食蕉，状似手指的鲜食蕉，青葱鲜翠，没有一点碰伤。

“我刚从印尼回来，才下的船。听说国家粮食有困难。这些食用蕉都是速生良种，栽在房前屋后，可以聊济燃眉之急……”他汗珠淋淋地说。原来这次归国探亲，他什么都不曾带，就带这一大蒲包蕉种。上船的时候，印尼海关检查人员十分诧异，翻来覆去地盘问，他都是一句话：“老家母亲病了，这蕉种驱热解毒，是专程带回去给母亲治病的……”

是的，是母亲欠安了。祖国——母亲啊！

他走了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但是这份儿子的深情却永远烙印在祖国母亲心中。

引种场的工作就是这样依靠祖国无数海外赤子的深情，蓬蓬勃勃地展开的。几年间，他们引进了包括粮油、林木、果树、香辛、饮

料、糖料、药用、胶类、纤维等十二品类的二百八十多种热带、亚热带植物。连见多识广的郭沫若到这里视察时都感到大开眼界，兴味盎然地提笔为他们题辞道：

面包树与糖棕，今来鼓浪屿始得一见，希望在同志们的努力下，能做出成果来。

这是引种场生机勃勃的春天，也是李芳洲心中那飘溢着浓郁花香的琴声，最欢快的一个乐章。

四

然而，琴声却在这里嘎然中断了。李芳洲常常噩梦般地想起他的爱妻钢琴封存，陪着自己游斗的日子。

起因是一件小事，但灾难的到来却有它历史的必然。一九六四年，刘毓奇捐赠给引种场一台英国奥斯登小型柴油机，准备用它装配一艘快艇，以便直接从厦门码头接运种苗。不过，这一年开始的四清运动，不断绷紧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，已经使通过华侨渠道进行引种的工作濒临停顿，快艇也始终没有装配起来。文革开始，场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，怀疑装配这艘快艇的动机，“清队”时，这个“大胆假设”